霍家与黎家是A市两大家族。

霍轩，霍家继承人，儿时丧母，被爷爷霍正泽抚养长大，霍母死后霍父霍佑川将小三阮美玲及其私生子霍文接回家中。霍轩从小把黎音当未婚妻看待，表面冷漠，背后却各种帮助。他不在意黎音不喜自己，只愿对她好，默默为她付出，让她过得开心。对待阮美玲和霍文，因其发现母亲的死并非意外，而与阮美玲有关，霍文的身世也很可疑，所以一直打压霍文，寻找证据。

黎音，黎家长子黎祁铭女儿，亲哥哥黎睿，爷爷黎志明，母亲沈辞，从小被全家人疼爱长大。因对霍轩的误解让其偏向霍文，但并不是爱慕，只是同情。黎音有点圣母，认为霍轩和霍文是亲兄弟，虽然霍文妈妈是小三，但与霍文无关，是上一辈的事情，霍轩不应该计较。渐渐的，其对霍文的维护变成了无条件信任，加上婚约的束缚让其更加讨厌霍轩。

霍母生前两家爷爷为孩子定下婚约，霍母过世后，黎家去看望霍家，刚好遇到霍父带私生子回家，霍轩因刚丧母心里悲痛，加之父亲突然带小三和私生子回来，情绪失控，在花园里揍了霍文，恰巧被黎音看到，误解霍轩为人暴力。之后黎音偏向霍文，霍文受母亲教育，为了争夺继承人位置，他假装被霍轩欺负，博取同情，黎音深信不疑，从小对霍轩有隔阂。长大后，黎音得知与霍轩的婚约，因向往婚姻自由，对婚约相当排斥，可家里人很喜爱霍轩，总是撮合两人，叛逆的性格让她更加不喜霍轩。加上霍轩对霍文的打压，黎音对霍轩误会更深，以为霍轩讨好黎家，娶自己是为了利用黎家压制霍文。

阮美玲，从小父母离异，跟随母亲改嫁后，被继父胁迫做了江家次子江安的情妇，江家与霍家是商业对手，在一次项目争夺中，江家利用阮美玲设计了霍佑川，试图拿到霍佑川强奸的证据，但在关键时刻，阮美玲反悔帮了霍佑川，霍佑川对阮美玲心怀感激，但因家庭原因，不得已只能将其养在外面。后阮美玲怀孕，江安找到她后以孩子不是霍佑川的为由威胁阮美玲，阮美玲只能继续替江家办事。江安与阮美玲设计了霍母的车祸，江安想要利用阮美玲夺取霍家家产，以此对抗江家长子江羨，最终拿到江家继承权，而阮美玲是想除掉沈辞，坐上霍家主母的位置，摆脱江安的控制。

霍文，对自己私生子身份一直耿耿于怀，后受阮美玲教育认识到可以利用黎家与霍轩争夺霍家继承人位置，后开始利用黎音巩固自己在霍家的地位。为了让黎音与霍轩彻底决裂，霍文与阮美玲给霍轩下药，想要设计其强奸黎音的现场，霍轩中招，黎音认为霍轩为了争夺继承权强迫自己，对他产生恨意，并逼迫家里解除婚约。

霍家替霍轩求情，说其是被下药才做了错事，黎家选择谅解，黎音因此大闹一场，认为家里人为了利益卖了女儿，于是离家出走。此时，霍黎两家合作，与江家抢夺城东的地，霍文将黎音出走的事告知江安，江安设计绑架黎音，为了救黎音，霍轩被迫答应江安条件，让出了地，霍黎两家因此资金紧张。黎音回家后，不再折腾，因为其爷爷黎志明在得知孙女被绑后，心脏病发入院。黎音每日到医院照顾爷爷，霍文引诱黎音带自己去看黎志明，顺便做掉了黎志明。恰好此时霍轩查到了阮美玲和江安勾结的证据，于是与黎家联手准备反击。在霍轩与黎睿商议的过程中，黎音躲在一旁偷听，得知阮美玲和江安勾结害死了霍母，并从进到霍家开始就算计要夺取霍家家产，但是仍旧圣母附身，认为错是阮美玲和江安的，与霍文无关。黎音担心反击过程中伤及了霍文，于是偷偷将消息透露给了霍文，霍文因此和江安两人有了防备，便将计就计，霍黎两家败北。霍文此时不再办可怜，伙同江安直接夺取了霍家家产，将霍轩赶出公司，并找人撞残了他，将霍正泽囚禁在老宅，霍佑川被迫不敢轻举妄动。江安以为霍文是自己亲儿子，会向着他，谁知霍文早就收买了江安周围的人，将江安手中的股权夺了过来，有了霍江两家的家底，霍文开始吞并黎家。霍文控制了黎家，黎睿带着霍文杀害黎志明的证据逃脱，为了逼迫黎睿现身，霍文胁迫黎音嫁给他。在婚礼上，黎睿和霍轩现身反击，为了保护黎睿，黎音与霍文决战，死去。

一、

二、贪玩被罚

回到凤岚宫，落鸢匆匆忙忙往里跑去，谁知踏进前厅就看到一个正襟危坐的男人。

男人紧皱眉头，一脸阴沉的看着进来的女孩，不紧不慢的说道：“知道回来了？”

“师父。“落鸢轻轻喊道，怯懦的走上前。

男人不理会她，傲娇的冷哼一声，扭头看向一旁，周身散发出的寒意使得本就终年积雪的山顶温度又降了几分。

本来准备找个借口将自己偷溜出宫的事忽悠过去，忽见男人如此姿态，落鸢心里惴惴不安起来，按照往常的发展，接下来无论自己说什么应该都躲不过关禁闭的惩罚了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也只能，能躲一时算一时，落鸢心一横，快速说道：”师父上天界辛苦了，徒儿马上去给您做点好吃的。“

说完，落鸢抬脚就想往后院逃离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她躲开了师父也就没法宣判她的罪过。

可惜，不等她走出两步，一声喝令传来：“跪下！“

看到想要逃跑的徒弟，男人肚里的火气蹭蹭直冒，“说过多少次不准下山，你就是不听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能乖乖听话？“

落鸢吓得“噗通“一声跪倒在地，“师父，我只是去查看一下七星阵，没有惹事，真的。”声音越来越轻，到最后连自己都听不清了。

”七星阵？你还有胆去七星阵！就你那点本事，凡人进不了，妖兽进去只要催动灵力就会被反噬，你那点本事去了有什么用？”

”师父您别生气，徒儿只是看您一个人看管法阵太过辛劳，想替您分忧而已。“落鸢委屈的看向紫云，两眼瞬间变得通红，泪珠在眼眶里不停打转，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让紫云心头一软，心想，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徒弟，虽然顽皮可也是好心。

”起来吧。“受不了落鸢那泪眼欲出的眼神，紫云挥挥手示意她起身。

落鸢听闻心里一阵窃喜，这示弱求全的招数可谓屡试不爽，她立刻收起泪眼，迅速起身来到紫云身后，一边捶背捏肩，一边讨好道：”师父，今日您上天界辛苦了吧，一会儿徒儿给您多做几个好菜。“

紫云摇摇头，回答：”不用了，你师姐已经在做了。“

”师姐的手艺哪有我好，我给师父做最爱吃的糖醋鱼吧。“落鸢继续讨好。

”不了，“紫云回头示意落鸢上前，然后正经的问道：“你功课做完了吗？”

“糟糕！”说起功课落鸢吓得立刻变了脸色，慌忙解释说：“徒儿本想安心做好功课，谁知那七星阵异动，师父和师姐都不在，我怕会出事所以就出去了，刚才才回来。功课嘛，还剩下一些。”

“剩下一些？”紫云刻意拖长音调，接着说：“我看你是根本没动过吧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真的只剩下一些了。”落鸢眨着眼，躲闪着紫云的目光，这让紫云更加确认自己的猜测。

无奈的紫云叹了口气，“功课做完才能吃饭，既然剩下一些，应该不会耽误太长时间。”

一听这话落鸢就怂了，那么多功课要何时才能完成啊，看来今晚又得饿肚子，心虚的她不敢反驳什么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便灰溜溜跑回房间。

深夜，林音敲开了落鸢的房门。

“师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”落鸢有些激动的将林音迎到屋内，忙不迭的接过她手中的食物，大口就往嘴里吞。

“慢些吃。”林音担忧的提醒着。

“还是师姐对我好，咳咳…”说着话的落鸢一吸气，呛到了。

林音见状慌忙倒了杯水递过去，有些责备的说：“都让你慢点吃了。”说着，拍了拍落鸢的后背，帮她顺顺气。

“是师父让我拿过来的，他知道你功课做不完，担心你挨饿，让我给你留着晚些再送过来，师父对你是真心好。”林音羡慕的看着自己的师妹。

落鸢咽下嘴里的食物，摇着头看向林音，“师父对师姐更好呢，不然怎么从来不带我出门。每天给我布置一大堆功课，做都做不完，这和关我禁闭有啥区别。”

“你就知足吧，师父让你学的可都是好东西，我想学他还不教呢。”

“师姐想学的话我全都给你。”说着落鸢将桌上那一堆书本往林音面前一推，“只要师姐能让我出门，这些全都给你。”

“我才不要呢，到时候你功课做不完赖我头上，我找谁说理去，师父可没疼你那样疼我。”

落鸢赌气的轻哼一声，突然记起白天的事情，“师姐，我今天见到青枫了。”

“青枫？你说的是千觞宫护法青枫？”林音立马兴奋起来。

“是啊，那人自称是千觞宫护法青枫，可我总觉得和你说的不太一样。”

“真人嘛，当然会有些差别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会碰到他的，难不成你跑到千觞宫去了？你不怕师父…”

“当然没有！”落鸢慌忙打断了林音，接着将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她。

听了落鸢的讲述，林音嘟着嘴有些嫉妒，“要是没跟师父去天界，遇到他的肯定是我，可惜了。”

看着一脸遗憾的林音，落鸢突然心生一计，“师姐，今天我放了青枫，想必过几日他肯定会登门道谢，到时师姐就能和他说上几句。”

林音摇头叹了口气，“师妹，你想多了，那位槐烨大人可是跟师父有仇的，怎么会让他的人来登门道谢，我只希望能跟师父多去几趟天界，说不定还能碰到。”

落鸢嘴角一扬，一把握住林音的手，“师姐放心，我保证你肯定能见到他。”

“你不会又做什么坏事了吧？”看着自信满满的落鸢，林音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担心的问了一句，可落鸢并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继续啃着手中的鸡腿。

饱食之后，林音回房休息，趁着四下无人落鸢偷偷掏出了槐字令牌。

黑色石材雕刻的令牌，中央烫金的“槐”字清晰可见，月光拂过，一圈白色的流光闪现，似乎表明着它的身份不同凡响。

正当落鸢看得出神时，只听“咯吱”一声，一侧的窗户被推开了，一名衣着艳丽的男子跳进房中，很自然的坐到落鸢身旁。

落鸢一脸嫌弃的看着眼前的人，“穿那么花哨，去唱戏啊？”

男子轻哼一声也不理会，抢过落鸢手中的令牌把玩起来。

落鸢见状使劲推了推身旁的人，气呼呼的说道：“喂，臭白羽，快给我下去，这是我的床。”

白羽无视落鸢的举动，纹丝不动的说道：“这令牌对你无用，早些还回去吧，要是等它主子来了，你估计得关一年禁闭。”

“呵呵，你怎么知道无用，我还准备靠它帮师姐牵线搭桥呢。”落鸢一把抢过令牌，信誓旦旦的说道。

“你师姐？牵线搭桥？她不会是看上千觞宫的人了吧，哈哈~”白羽笑着起身走到窗边，倚着窗栏回眸一笑，调侃道：“紫云仙人可真惨，两个徒弟，一个天天闯祸，一个喜欢上自己的死对头，深表同情呐~”

“呸，什么死对头，别瞎说。”落鸢辩解道：“师姐看上的是青枫，就是白天见到的那位。”

白羽愣了一下，又笑起来，“无论是谁，反正都是千觞宫的人。”

落鸢瞪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。

“紫云和槐烨还真是...”，白羽低声吐槽了一句，然后若有所思的看向床上的落鸢，此刻她正一手拖着下巴一手举着令牌在思考着什么。

微风拂过，一阵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，那是落鸢屋外的梅花林。

白羽回过头望着窗外发呆，回想起他和落鸢的初识。

梅花林里，一身白衣的小落鸢捧着书抬头看着天，路过的白羽嗅到了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，于是想要和她亲近几分，谁知被这小妮子捉弄了。小妮子和他打赌，谁先采到山顶的雪莲就能让对方答应自己一个条件，道行高深的白羽根本不把小落鸢看在眼里，以为自己十拿九稳，谁知最后着了她的道，输了赌约，小落鸢让白羽替她做一年的功课，虽然很不情愿，但白羽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想要在法阵遍布的凤岚宫里藏匿一年，这对身为妖族的白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可不知为何那一年里他却从未被人发现，一年过去，白羽准备离开时被紫云拦了下来，紫云并没有以武相逼，而是将落鸢的身世告诉了他，从此他便留在了凤岚宫，以灵宠的身份待在落鸢身边。

“喂，白羽，你说我要怎样才能让青枫来凤岚宫呢？”床上的落鸢不知何时来到了白羽身边，侧头问道。

白羽不语，只是皱起眉望向远处，心里盘算着什么。片刻，他回过神拍了拍落鸢的脑袋，说道：“要想让槐烨的心腹踏进凤岚宫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过其他地方嘛，你可以试试。”

“其他地方？”落鸢小声重复道。

“很晚了，早些休息，对了，令牌还是赶紧还回去的好。”白羽再次提醒道。

还未等落鸢反应过来，白羽已经翻到窗外，化作一道白影消失在院中。

凤岚宫后山露台，白羽只身倚靠在树旁，今晚他去找落鸢只是为了催促她尽快归还令牌。

“落鸢就是青葵...她的灵力被完全封印...妖族不会放过她，我想请你留下来，保护她...”

白羽知道落鸢的身份，在紫云告诉他之前就已经知晓，因为落鸢身上有着那股熟悉的味道，而他也是寻着味道才来到凤岚宫。不过关于槐烨与落鸢的关系，他是从紫云口中得知的，槐烨与紫云之间并没有仇恨，有的只是解不开的心结，而这个结就是青葵，因为青葵是槐烨的亲妹妹，也是他曾经最爱的女人。

千年前，妖族和天界的大战中，青葵肉身尽毁，魂魄被紫云带走，对于紫云的行为槐烨至今无法释怀。紫云将青葵的魂魄养于翠玉之中，经天后孕育成为了落鸢，此事只有少数几人知晓，白羽也是在答应留下后才得知内情。槐烨对青葵的执念让紫云不得不将落鸢深藏于凤岚宫中，并且从不让她踏出七星阵以外的地界。

白羽答应过紫云保护好落鸢，“与青葵有关的一切都不能让她知晓”，槐字令牌亦是如此。槐烨亲手打造的东西不应该留在落鸢手中，因为那样会让两人有所联系。白羽大半夜跑到落鸢房中为的就是让她把令牌还回去，可当他得知林音爱慕青枫之后，一瞬间他有种感觉，今日与青枫相见乃是命中注定的，也许是时候让落鸢出现在槐烨面前了。

三、误闯禁地

与东岐山相隔万里的某处，一座陡峭的山峰被从中切出一线，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，妖族的聚集地就在这峡谷之中。

“嗷——”一阵巨大的咆哮声从谷底传出，惊醒了山中的飞禽走兽。

谷底的鬼洞尽头，一个半径十来米的法阵中央，悬浮着一颗晶莹透亮的珠子，珠子内游离着一缕轻烟。

“王，血狐被千觞宫的人抓走了。”

似乎是听到有人说话，那缕轻烟停了下来，开始快速吸收法阵内积存的灵力，瞬间便冲破珠子在半空化作一团人形烟雾。

“血狐误入七星阵，被千觞宫护法青枫抓获，现被关押在千觞宫地牢。”

“蠢货！”一声怒吼从烟雾中传出。

“王请息怒，虽然血狐被抓，但从之前的情报可以确认我们要找的人就在凤岚宫地界。”

“凤岚宫？”妖王低头沉思了片刻，突然咬着牙低声怒吼：“又是紫云那老家伙。”

“让寒做准备。”妖王留下一句话，狂笑着钻进珠内，鬼洞瞬间恢复了平静。

——

千觞宫外的红杉林中，落鸢小心翼翼的走着，不远处的建筑已经隐约可见。

经白羽提点，她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就是约青枫到七星阵外围见面，归还令牌，同时把林音也约出来，这样就能让两人见面，实现自己对林音的承诺。可惜她完全不知晓青枫的行踪，只能趁着紫云被召上天界的这段时间偷跑出来，想要溜进千觞宫给青枫传递消息。

好不容易找到千觞宫正门，正准备上前落鸢却犹豫了，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过去，然后把书信交给守卫，让他转交给青枫，似乎没什么问题，可是，“那两个守卫会不会把我当作妖怪抓起来？就算不抓我，这封信最后能安全到达青枫手中吗？就算到了青枫手里，万一过了约定的时限，师姐和青枫也见不了面啊...”一番思想斗争之后，落鸢悻悻地躲到一旁。

“啾——”一声鸟叫惊动了她，她连忙寻着声音而去，不一会儿，人便来到一道宫墙外。

“白羽让我来这干嘛呢？”落鸢疑惑的在墙外摸索了许久，突然想起白羽之前带她偷翻凤岚宫禁地的事，不禁嘴角一撇，咬牙嘀咕道：“臭白羽，又让我翻墙。”

不远处的宫墙内，一枝新生的绿藤冒了出来，落鸢走上前拉住绿藤猛的一扯，人便翻上了墙头，不经意间扫视，一个波光粼粼清澈至极的池塘印入眼帘。

池底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石子，一丛丛水草随波摇曳，鱼群在其间穿梭，水面笼罩着几缕淡淡的白雾，微风拂过激起层层涟漪，池中央四方形的观景台若隐若现，观景台下漂浮着成片的睡莲，看似普通其实是槐烨向山神求来的圣莲，具有聚灵养灵的作用。圣莲上窜动着一些青色的灵气，那是青葵生前收服的散灵，在她死后槐烨将这些散灵养于自己的别院内，为的只是保留一丝青葵的气息。

落鸢从墙头向下一跃，不等站稳脚跟便迈开步伐向着观景台而去，转眼就到了水池中央，看着高处那块写有“无妄“二字的牌匾，她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。

就在落鸢驻足于无妄台前时，岸边的岔路闪出一道黑影，仔细一看，是一名身穿黑衣肩披墨色斗篷的男子。男子看到落鸢先是一惊，然后默不作声沿着小路向她的位置走去，眼里满了恼怒。

来人正是千觞宫正主槐烨，此处是他的别院，无妄台是别院内的禁地，任何人都不可靠近，今日突然有陌生人闯入他自然不会开心，但更让他愤怒的是这名闯入者居然敢踏入禁地。

槐烨慢慢走向落鸢，正当他抬手准备制服这个外来者时，落鸢突然跳上无妄台，顺手召出一丝灵力，控制着它飞向池中的圣莲。

“糟糕！”槐烨心头一惊，圣莲能够聚灵是因为它自带一套平衡系统，能将灵力束缚在其内循环流动，但每朵圣莲只能蓄养一种属性的灵力，多种灵力的存在会破坏它本身的平衡，从而失去聚灵的效果。

“住手！”眼看着那丝灵力就要接近圣莲，槐烨慌忙喝止，顺势催动法术想要护住池中的圣莲。

落鸢被身后的吼声吓得手一抖，受控的灵力也跟随着颤动了下，歪斜着撞向其中一朵圣莲。而此时池底的水草在槐烨的控制下已化作一根根长藤伸出水面，将圣莲分隔开来，并且在每朵圣莲上织出一张藤网。

“叮——”一个清脆响声，落鸢召出的那丝灵力撞在了藤网上，反弹开来。

槐烨见状长舒一口气，然而下一秒便扭头狠狠的瞪住不远处的落鸢，强压怒火，低吼道：“何人竟敢私闯禁地？”

听到“禁地”二字，落鸢不安起来，明明是想偷跑进来传个信，怎么就误闯到人家禁地里来，而且，为什么每次翻墙都能好巧不巧的落到禁地之中，难不成是自己天生自带的属性：翻墙必落入禁地。

她故作镇定的缓缓转身，看向几米开外那个满脸阴沉的男子。虽然绷着一张黑脸，但也挡不住那俊美的五官。

“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”槐烨咬着牙，眼眸里的怒火在他的克制下若隐若现，要不是看到落鸢一身千觞宫弟子的衣服，他可能早就下了杀手。

散灵是青葵留给他的念想，如果刚才没来得及阻止，她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点痕迹就会被永远抹去，那个他深爱多年的女子，要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，也许还活在人世，虽然最终成为了他的妹妹，但是只要活着就好，只要能完完整整的站在自己面前就知足了...

想到这里，槐烨突然心魔攻心，怒火再也压制不住，如同火山一般喷发出来。

不远处的落鸢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那对平静如水的眸子转瞬化作一团烈焰，吓得她不禁后退半步。

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，池水发出“嗞嗞”的响声，悬挂“无妄”二字牌匾的门廊开始不停的摇晃。逐渐加重的威压让修为不高的落鸢慢慢喘不上气来，片刻，水面结出一层薄冰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晃动的门廊一脚断裂开来，牌匾摇摇欲坠。

落鸢心想，自己私闯禁地不假，但也没有造成任何不可挽回的后果，他怎么就愤怒到这般境地，竟然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威压，而且从威压中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人的修为远在自己之上。

看着槐烨那双更加鲜红的双眼，落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无论此刻心里有多少疑问，都得先离开这里，她慌忙调用大半灵力，在周身筑起一圈光盾，然后利用剩余的灵力支撑着自己向宫墙外逃去。

槐烨见状，嘴角微微扬起，露出一丝邪笑，讽刺道：“这等修为还想跑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抬手一挥，池中的长藤迅速窜入半空，飞舞着追了上去，听到身后的异响落鸢根本不敢回头，只能拼命催动灵力加快自己的速度，可槐烨修为之高，长藤瞬间就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在强大的威压下，落鸢灵力消耗很快，光盾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，还生出了几条裂痕，挡在她面前的长藤并没有立即攻击她，而是在空中摇摆着，似乎是在向她炫耀说“乖乖投降，你逃不掉的”。

落鸢回头看了一眼无妄台上的槐烨，一副愤怒又带着玩弄的表情，让她心生不满可又无可奈何。她慢慢收回光盾落在冰面上，威压再次向她逼来，她无力的瘫坐在地，深吸一口气大声质问道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槐烨恢复冷漠的表情，轻轻抛出一句“想你死”，“死”字刚落下，落鸢身后的冰面下突然钻出一枝长藤，猛的刺向她的胸口。

尖叫声划破长空，落鸢捂住血流不止的伤口倒了下去，两眼无光的看着天空。

她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说出实情，然后千觞宫的人会抓住她，并且拿回令牌，最后让紫云来赎她，可是没想到事情不仅超出她所有的预料，而且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发展，这么快她就要死了。

“早知道就听师父的话留在宫里做功课了，或许应该是听师父的话好好修行，那样今天也不会输在一个小小的千觞宫弟子手上...该死的白羽，让我翻墙，结果现在我快死了也不来送我一程...还有师姐，答应她的事做不到了，她会不会怪我...”

似乎将死之人都会想得特别多，落鸢把她从小到大的经历都过了一遍，发现真的有太多太多遗憾，非常不甘心。

槐烨缓缓来到落鸢身旁，俯视着那具躺在血泊中的身体，用冰冷的口气说道：“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就是这个下场。”

听闻，落鸢惨白的脸上划过一丝笑容，她嘴唇微张，很想问一句“我到底碰了什么”，却发现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“葵儿？”

看到落鸢那抹微笑，槐烨情不自禁的喊出了青葵的名字，两眼的火红也淡了下去，脑海中浮现出青葵死前的场景，寒冷的冰面上，娇小的身躯被鲜血染得通红，面上那阳光般的微笑刺得人睁不开眼，一声轻呼，“哥哥”，下一秒却化作尘埃消失不见。

槐烨满眼震惊，落鸢却觉得那样子非常可笑，一个将死之人还有什么能让人感到惊讶的，自己紫云仙人徒弟的身份，天后女儿的身份，估计更让人吃惊吧，想到这里她的笑意浓了几分。

“嘶——”

剧痛再次传来，落鸢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她轻轻侧过脑袋，眼神望向自己的胸口，才发现身上的千觞宫弟子服饰早已被长藤撕扯开来，露出了白色的内衬，而现在那白色的内衬已经血淋淋一片。

发愣的槐烨被落鸢的响动拉回神来，眼神从震惊慢慢变成疑惑，继而恢复平静，可眨眼间又生出一丝怒火，越烧越烈。

“乱我心神者，死！”

“啪——”

槐烨狠狠拍出一掌，只听“滋啦滋啦”的异响从落鸢身下传来，“噗通”一声，冰面化开，她跌落池中。

身体越来越沉，伤口流出的鲜血将池水染得通红，眼看着冰面再次闭合，最后的那丝亮光在后背接触池底的刹那瞬间湮灭，周围陷入一片沉寂。

四、妖族来袭

书房内，槐烨失神的站在角落里。

“葵儿，我又没控制住自己。”

看着墙上的画像，槐烨落寞的自言自语道，没错，画像上正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女子。

无妄台上发生的一切此刻还历历在目，虽然当时他受心魔所扰才会做出那般残忍的事，但如今人已经沉尸池底，无论如何都抹杀不了自己的罪过。

“葵儿，原谅我，来日我一定帮她找个好去处。”槐烨抬手轻抚着画上女子的脸庞，深情的说道。

——

夜晚，万物归于平静，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一群陌生的黑影朝着千觞宫快速移动着。

正门，恰逢守卫换班，张乾笑眯眯的和换班弟子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拉着身旁的王小阳就往厢房方向走去。

“终于能回去睡个好觉了，小阳，一会儿陪哥喝一杯，如何？”张乾伸了个懒腰，开心的说道。

王小阳兴致不高的撇着嘴，答道：“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回去我还得复习功课，明天就是考核的日子了。”

张乾一听，有些不以为然，“考核怕啥，小事情，肯定能过。”

“对哥来说是小事，可我这笨脑子，哎~”王小阳心累的叹了口气。

张乾也不再勉强，只好拍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慰。

两人走出十来米远，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惨叫，吓得两人慌忙回头查看，只见刚才两名换班弟子的其中一人已经口吐鲜血，趴在门踏上没了动静，而另一人正惊恐的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

“嗷——”

巨大的咆哮声响彻夜空，门外传来此起彼伏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

这突如其来的骚动让三人都呆愣在原地，完全忘记了门踏上仍旧昏迷的那个人。

“哥，什么情况？”王小阳有些怯懦的轻声问道。

“嘘~”，张乾示意他不要说话，王小阳紧张的赶紧摒住了呼吸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突然，一个黑影闯进视野。

“山...山狼，是山狼！”在看清楚来者身份之后，门口那名换班弟子不禁大声疾呼，可惜，不等他做出下一个反应，那只山狼就张着血盆大口将他扑倒在地，一对锋利的獠牙狠狠的嵌进他脖颈之中，很快那名弟子就挣扎着失去了意识。

“小阳，快去喊人！”张乾见状立刻冲身后的王小阳命令道，但此时的王小阳早已吓得手脚发软，愣在原地浑身打颤。

“小阳，小阳...”张乾再次呼叫道，可王小阳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“王小阳！”张乾急得怒吼一声，顺势狠狠的推了一把，这才把王小阳拉回神来。

“好，好，我...我马上去..马上去....”王小阳一边答应着一边慌张的往内院跑去。

在王小阳离开的刹那，那只满口是血的山狼扭过头来，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张乾，然后抬头冲着夜空嘶吼了一声。

张乾紧了紧握住剑柄的手，趁山狼不注意慢慢绕到它的身后，然后迅速抽出宝剑狠狠的劈了过去。

就在宝剑即将碰触山狼的一刻，几许浓重的呼吸声在张乾耳侧响起，他猛的回过头，才发现不知何时身后出现了一只巨熊，挥舞着熊掌正向他拍来，他弯下身巧妙的躲过了巨熊的袭击，接着快速脱身而去，停在了离两只野兽几米远的空地上。

巨熊俯视着张乾，口中有节奏的吐着白气，嘴角粘稠恶心的液体时不时往下流几滴。先前那只山狼也调转了面向，虎视眈眈的盯着张乾，腥红的双眼里杀气肆意。

“想不到还有帮手，这下不好对付了。”张乾看着眼前的一熊一狼自言自语道。

千觞宫正门与内院之间是一个几百平米的广场，叫做迎仙台，迎仙台上设有两个用来抵御外敌的法阵，白天弟子来往众多，法阵处于休眠状态，到了夜晚才会被激活。

张乾深知这一点，于是想要后退到法阵内以躲避巨熊和山狼的攻击，毕竟他只是初级弟子，对付一只山狼可以，但那只巨熊就不好说了。

张乾小心翼翼的后退了半步，谁知脚跟还没站稳两只野兽就咆哮着向他扑来，他毫不迟疑的转身就跑，巨熊身体笨拙，速度远远比不上他，反观山狼，身轻如燕，紧紧尾随其后。

好不容易跑进法阵，只听身后一声惨叫，闯进法阵的山狼被电得连连后退，法阵也因它的触碰而被点亮，升起一道透明的屏障。

两只野兽在法阵外徘徊，不敢靠近，阵内的张乾也放下心来，连忙往内院方向奔去，他估算着王小阳离开的时间，这会过去应该能与出来接应的弟子碰上。

走着走着，耳边突然飘过一个声音，“星雷阵，想挡我去路，呵呵...”

声音很轻，如丝般滑过张乾身侧，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带着几分疑惑，张乾慢下脚步缓缓转过身看向屏障，只见一团黑色烟雾飞快的穿梭在屏障两侧，不一会儿便落在地上化为一个人形黑影，黑影打了个响指，屏障瞬间分崩离析。就在屏障被破的刹那，广场上出现了无数妖兽，青蝠、赤蛇、双头豹...纷纷红着双眼在原地嘶吼咆哮，蓄势待发。

“法阵...法阵被破了...”张乾颤颤巍巍的嘀咕道。

“张乾！”内院传来一声呼喊，接着一队千觞宫弟子在宋琛的带领下走了出来，刚靠近法阵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张乾看到同伴来了，不禁跌跌撞撞的跑了过去，边跑边惊慌失措的大声喊道：“宋师兄，妖怪，妖怪来了，星雷阵被...”

“啊——”张乾话没说完就惨叫着倒了下去。

“张乾！”

“哥！”

宋琛和王小阳同时喊出声来，可还是晚了，只见地上的张乾皮肤慢慢塌陷下去，像水分抽干似的化作一具干尸，眨眼间成为一堆尘土随风散去。

“真吵！”

嫌弃声从张乾消失的地方传出，宋琛一行人眼看着那道人形黑影席地而起。

“啊，鬼啊——”

一名小弟子突然惊叫起来，同样的，不等他话音落下，人形黑影就将他吞噬殆尽，只留下那套能证明他存在过的衣物。

短短十几秒，两个大活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免让剩下的弟子慌乱起来，宋琛作为队长，就算心里再怕，在手下面前也只能假装镇定。

“大胆妖怪，竟敢在千觞宫地界作乱，还不快快投降！”宋琛上前一步，壮着胆子吼道。

听闻宋琛的话，黑影不禁冷笑起来，他没有回头，只是轻声吩咐了一句：“这里交给你们了。”

语毕，黑烟再起，伴着一阵狂笑，烟雾没入夜色之中，留下迎仙台上无数充满杀气的妖兽和若干千觞宫弟子。

——

与此同时，无妄台池底。

一股暖流从落鸢的丹田处窜出，这股微弱的灵力游走全身，最后停留于胸口。不远处的水面上，散灵在圣莲内不停乱窜，撞击着束缚它们的结界。

突然，水底的尸身睁开了双眼，同一时间散灵们也冲破结界，快速游动到了落鸢身边。只见没入胸口的那丝灵力一边吸收着散灵的灵气，一边修复着早已被水泡得苍白的伤口，不一会儿，尸身变得完好无缺。

散灵们簇拥着落鸢，将她拖至冰面上，